

太倉州志卷二十七 原修

雜記上

宋郊直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沖天鶴金籠忽自開無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鸞鳳侶仙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郊直修水利六郡三十四縣同日舉役比戶調夫轉運提刑皆受約束呂惠卿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六年正月有旨罷奪人皆歡然十五日庭方張燈羣破驛門蹂其燈直幘頭墜地侍兒亦被掠前此方盡遣諸縣令標遷圩地至是諸縣令鳴鑼散眾遂罷役直追司農丞送吏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一

部

黃姑里龔氏藏其先龔識登第時金花榜帖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尺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大帖貯之外復書姓名蓋以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世少見其制斯爲典矣

元延祐初有丐者椎跣披皂衣操大瓢往來水軍寨及張涇馬頭酒家乞飲醉輒呼牛來又於水軍寨木及人家門壁連書火字人皆惡詈或扶之後不知所在是冬海賊牛大眼自劉河至太倉肆剽掠水軍寨及張涇馬頭俱火災始知丐者非常人

朱清盛時士人謁之報用泥金單帖爲銷金匠鬻去值五錠

大德七年下朱清張暄獄籍其家子孫流遠方婦女沒官江浙平章脫脫發遣家屬賂以金珠不受先是兩家多貸民錢旣籍凡已償者皆按券徵民不堪同知中法院事吳鼎力辨始免

高德基平江紀事云延祐初移崑山治於太倉未移之前太倉江口打椀花子遍地盛開民謠云打椀花子開今搬州縣來遷移後常有鼠狼出沒廳事上民復謠云黃狼屋上走州來住不久至正閒果復移回玉峯舊治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二

明初有司甄收民間子弟充儒學弟子人畏避不出永樂閒里胥以朱賢通文字得報諸世家不在報者輒自慶各以資助謝不敏

偶武孟桓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插一更至五更聲次第不差旣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王昊焚餘補筆云周元素太倉人明太祖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西征討熟知險要請先規模大勢臣從潤

色之太祖揮毫左右稿成顧元素潤色之

湯華衛百戶建文四年靖難師逼太常寺卿黃子澄受

密旨募兵勤王約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善不可子澄至

太倉華等執送京師張采志云仲超志列子澄監司謂奉旨來募兵可引重但太倉其蒙

害地義不可受故紀事從湯華先是過沙湖有富人張大年少任俠或說令執獻可富貴大年曰如此富貴吾

不願也後大年為讐誣子澄黨下獄子浩頌冤十八疏獲宥乃百戶華未聞殊賞枉遺我地醜適為大年竊笑耳

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一日僧自外

歸見厨鍋湯沸中二卵將熟則行童攫之鸛巢者僧命

還巢中且云固無生理但免鸛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雛僧怪之令僕探巢見一木尺許紋成錯錦香氣甚郁

取供佛前後倭國貢使酬以金取去據云此仙種名返

魂香聚窟洲所出

永樂七年命太監鄭和王景弘等充正使統官兵二萬

七千餘人駕海舶凡四十八往諸番國頒賞秋九月自

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港十二月於

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按通番事蹟石刻宣

德六年正使太監鄭和副使太監朱良都指揮朱珍立在劉家港天妃宮壁見星槎紀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

悉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每歲九月

婁江口發舟回日仍泊
婁江口故詔旨云然

永樂中命儒臣纂永樂大典總裁官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時陳伯載濟以布衣薦入館博該學問館中賴焉呼爲陳頭巾而日金爲磨墨學士其餘挂名館中糜費大官之食耳至十二年上還南京問纂修何如倉卒集成以進凡書未經濟手者駁雜無稽焉

陳蒙嘗以千金授僕太平貿易太平以靖難功授山西行都司高山衛指揮使卒無子檄蒙襲爵蒙曰無功而祿是欺君也非分而顯是欺己也吾豈爲三品官陷不義屢檄辭益堅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四

張宗海洪致仕家居屋敝作東與東橋徐氏乞柴蓋之有羊一頭乃縣令爲鄉飲送者與種竹人家換竹作椽其高風如此

邑乘小識云劉傲祖智字子謀其先仕元爲海漕萬戶買田穿山遂家焉子五其三檄字宗文嘗庇護龔安節者卽傲父也傲弟名仿檄弟名樸字宗實子名竑

夏仲昭景善畫竹石人謂畫竹一枝直銀一錠與上元張益同中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竹其後景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遂不復作賦益見景所畫竹石亦遂不復畫竹焉

周文襄巡撫時以丈量田地屬戶部主事何寅寅日耽酒憑里胥輩開紀稍多分毫謂之積出其不及原數仍註量同更不開虧欠一項如太倉城中軍民居陟街衢河道俱作納糧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畝若干將內二頃九十三畝有奇撥與太倉學收租蓋縮於城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田也

顧安道以山年十二隨父往陸公市避雨士人室見几上書翻閱雨竟日主人試之首尾成誦選吏員令察其善書加禮焉後以吏員應試登第

陳志稿云以山實庠生兼吏員也

景泰中吳民大饑糞鈍庵著民風詩云一經水旱便流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五

離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寂無雞頽垣棄井荒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有社公同寂寞年來不復享豚蹄鍋無粒米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憐流落到亡人水東日記云此詩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

太倉衛軍生沈瓚天順鄉薦中乙榜就學諭罷歸事刀筆嘗泊舟富人坊中邀飲盡歡既衛獲盜沈授盜指扳富人父子則爲行賄武指揮侵其貲且揚言劫武致富人斃獄後沈犯辟械繫鎮撫司笞掠無完膚以釘刺脇而死

人譜類記云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之令人引進語家人曰此所見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邪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久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再浪費也

張采志云陸孟昭爲刑官一日錄囚獄中見重囚囊二木偃卧不能動鼠夜嚙血涔涔孟昭憫之買數貓置獄鼠患頓息囚德之自是獄中畜貓矣

陸孟昭卽署時所闢清風館一日雨作水深三尺許館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六

傾客戲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孟昭復新之方竣改福建參政館隨屬滕侍郎滕白水村人也

陸文量容美丰儀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容寢容辭以疾女退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是秋領薦

陸文量云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分兩歧交翠可愛家人候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叉取蘊草飼豬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生五條結蒂與脫花處分爲五而瓜背相連園丁采入眾玩一

過兒童劈食之後仕於朝見有瑞竹瑞瓜圖求題詠閱之則皆予家所常有況他竹之瑞一本予家竝生二本他瓜僅二三又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當尤瑞使其時喜事或歸之官動取傷財不靖多矣

陸文量參政浙江時行縣至桐廬有婦長號呼冤召問之婦泣曰妾夫陳乙於潛民也與妾弄猴乞食暮投山中漁家漁兄弟誘殺妾夫相與逼妾妾不從并殺妾及猴適若有人蹴妾脇曰明星至矣曷走訴妾驚寤從墓隙出乃知瘞廢墓中公怪之捕得漁兄弟服罪而所殺猴亦生蘭溪章公懋神其事爲作頌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七

陸文量

王志作安甫誤

在浙藩至紹興知府尤興謁長跪公偶

他視不卽禮興恨謀中公因遽請曰聞大人侍吏索下縣銀十兩敢告公曰乃爾卽簡先從我篋興佯不敢公立命簡無所有旣及侍吏篋得一囊解視則青州白丸與惶恐謝公善諭遣僚長佐皆不平謂公當奏白布政使雍泰素銜公獨立至大計遂譖公失防侍吏報罷士論譁然

馬宗勉紹榮少貧養於穿山周氏周令伴諸子讀穿山多舊族日詩酒過從秋成諸長老方酣詠桑君某見紹榮執役戲曰汝能是否紹榮應聲曰青草一何長秋來

要築場築場何所事登稼納官糧眾欣賞令習舉業後
中鄉試

姜滄碧昂王志明作夢賓乃昂之子誤為甯波太守述職以方正學集

贊見某家宰門者不報候旁舍人間所贊以文集應旁

舍人曰不得入矣因歷數某守見金幾多先生拂衣去

復任未幾吏部別選代先生聞報即日納印綬歸後以

公論不容陞福建參政不起嘗語人曰吾受一人財終

身屈此人下矣

姜滄碧與陸靜逸聯姻京師既納采絕無繁文已滄碧

奉敕清軍福建歸朝靜逸出迎無他問答直云部家考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八

察官吏以君為重滄碧欣然為檢定賢否夜宴餽不過

二味深酌不及家事

姜滄碧嘗知河南府建巨木橋於灑水以濟渡又修范

仲淹及子純仁墓於洛陽縣錦樊里萬安山下王志明按湧幢小

品云木橋易敗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於洛陽也石橋易敗易以木而得久者明姜昂之於灑水也

陸安甫伸為其子之裘擇配一日治午饌招所親某曰

聞姜氏秀才有女欲請婚於夢賓先生擇用何日先生

尊重不宜草草其人曰當即往往告先生先生曰可以

告夫人夫人曰可先生謂夫人曰今日吉日即索紅紙

書帖與陸氏所親報命安甫舉家大喜過望前輩婚禮

真率如此

陸安甫不肯修志曰先子州人余何以執筆蓋與龔文學持憲作太倉攷不書其祖意同或謂此當視其公與不公耳所言公則公言之何害記云先祖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不明不知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故史記漢書皆述其先無有非之者雖然惟大賢以上能不避嫌陸龔二君亦善學柳下惠之魯男子也

沙溪未割隸於太倉爲常熟縣屬鎮有里人郁時正蒙頑爲縣醫學訓科郡守朱勝雅重其人俾攝令事兩月處斷公平鄉人畏服且力能請於巡撫劉公攷獲蠲縣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九

荒絲之科數十萬民甚德之

曹一莽日時正卒於弘治戊申此事去今不太古以

邑人爲邑令使民畏服安在周官鄉大夫之制不可行於今日要在得人耳

征施天泰時鎮海衛指揮陶綱統右哨軍追賊獨遠忽相驚視舟中人面盡黑蓋所謂溟海云有賊舟挂帆直下官軍大譟攻之闐無人疑有伏不敢上悍士躍而登則惟羣豕及米麥而已始知賊黠爲緩兵計

張嵩字廷鎮其先順義人曾大父永從文皇靖難有功陞太原前衛副千戶洪熙元年改太倉衛遂家太倉永生二子長勝次能勝龔官無子能嗣生子傑傑子嵩定崇明施鈕亂及徽州寇江彬縱其黨魏虎入京倉橫索

嵩適轉輸在京猝虎擲於地毒拳毆之虎哀號丐命尙書遂縛嵩明日彬敗得免

菽園雜記云張翬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人嘗問其何修曰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賴此耳無他術也

王用檢倬幼不喜習制舉業兄僑舉鄉薦有同年生來謁封公封公呼用檢捧茶用檢難之封公云適來謁者年二十四與汝齊齒令汝捧茶以愧汝耳用檢自此發憤讀書及成進士而前謁者始登甲榜與用檢亦稱同年生云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十

毛文簡澄少時夜誦母夫人遣婢饋不肯啟門兄洪自往乃出平居雖盛暑不褻露室無媵侍獨喜爲詩時時諷誦成輒棄之曰聊爲適耳奚足存者

吏顧某主賣餅江家江被盜誣顧白其冤江以女贈不受後赴京辦事屬韓侍郎門下夫人見而呼之卽賣餅兒也後侍郎上其事孝宗除禮部主事

張采志云按時無特除儀曹者

殆傳訛也

直塘錢外郎私里婦趙重陽貸其壻子錢令商外一日壻阻潮木梳港且歸錢方擁趙飲壻不敢發復回舟錢遣人夜殺之以盜聞時直塘猶隸常熟縣令楊子器逮

訊未承旱數月桑民懌語令令悟嚴刑歸獄卽時大雨已錢賂他盜自誣劫商乃援以辨令白太守新蔡曹公不行復訴於朝下南京法司幸漏獄方出部門天正晴忽迅雷兩人皆震死

百戶許忠庶母有外行誣以逆知州不察坐死庶母盡奪其財忠妻王氏有奩田亦在奪無售者諸生金獻揚素橫獨受之王氏日困乞食至金望升斗金室怒批其頰王氏怨憤投隆福池死忠子呼冤署州者謬吏忠復坐撻反獄夜暴死疑獻揚并殺之適巡江王御史萬祚臨州忠子仍呼冤得實抵法獄成御史鈐其牘云南山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十一

可移此案不改瀕行州萬人頂香跪送後獻揚謀脫竄郡獄汪御史有功至讞復定旣他御史有所徇擬改判獨行後山亭轉案見判裂墮地顧無人聞牆上鴉喧則兩鴉啄所裂判遂不敢徇云

周充之廣知莆田縣公廉自效日與賢士大夫詢訪民間利病母卒鬻妻釵釧買棺歸葬知吉水贛州流賊入永豐焚縣治吉水丞簿欲竄充之叱責率民守禦督土兵邀擊之邑賴以完及謫竹寨驛丞誅茅爲丈室與其徒講學其中

弘治間常熟縣令楊子器至雙鳳舍周氏講書論文訪

民閒疾苦十年開州治州守李端下鄉極威重民不令而肅正德閒州守黃廷宣自雙鳳厯海濱所至毀淫祠緝姦豪禮下儒生

李坤元忍齋雜志云三家市周氏其始祖元吉元季自常熟顧山遷婁明弘治壬子舉人諱在者贅於崑山吳氏遂家焉顧中鄉云在子復俊見崑志而二張惟列科目皆不爲之傳以籍雖吾地實生長於崑也縣志補之非是學志更及其子孫益謬

又云王倫敘經明正德甲戌進士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州志本傳云勤於王事卒百家譜云忤逆璫劉瑾死杖下夫旣死廷杖明史自宜記載何各志皆未明言王世貞吳氏世譜序亦云以請誅逆瑾死節好古者宜一攷之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十三

又云張振之壽東婁郁翁八十序東婁姓郁沙溪後場巨族勝國時徙練川從外大父姓以史行自有州治從練川來卜里於州治之西偏今稱史家街

又云吾婁八洞橋西接骨科徐氏明宣德年閒從湖廣始遷婁卽居於此弘治閒州守李公端題詩云我從學東過忽見紅杏花門多長者車云是徐醫家後書李端題鳴鳳書圖章蔣鳴鳳印蔣羽靈氏其墨蹟現藏徐氏

云
吳澣楚軒憶筆云王思質爲分宜害謂以清明上河圖
故圖寸馬豆人爲六朝人手筆思質得之價止二百金
旣分宜索取此圖思質以臨筆與之而分宜門下客覘
知其故從思質假金思質拒之因白分宜言圖之僞復
披細觀指其絙漏處云安有一小鳥腳跨二瓦櫺之理
分宜大怒借端中傷以一圖之微而竟攬禍殞身焉
王濟美世芳提學廣東時考次不立一等嘉靖十一年
狀元林大欽廣東人時以爲言則固所取二等第一因
服其衡鑒云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朱明經宜山見梁間燕語呢喃命諸生作對曰燕迷舊
主尋新主眾皆構思其子默年方羈卯在旁應聲曰士
脫藍袍換綠袍宜山心喜之未幾入泮嘉靖年成進士
曹東樓泉家居元旦諸孫拜賀時比部灼方掇禮魁一
見卽喝令跪不解何意諸孫拜畢兵馬公獻從容請曰
子何以致大人怒東樓曰彼初得一第卽敢以絨服見
我成何德器兵馬曰彼所衣實布但苧機耳
東樓曰尤不可君子惡似是而非者

苧經棉緯
布曰苧機

趙伯京汴性嗜學課誦每在雞鳴後一老嫗提燈辨明
而出夜分而入竟日不入閨閣與客飲或廢一日功必

以來日補之未嘗虛分寸晷

曹懋來異學年二十一試童子科聞父中憲公劾冢宰汪鉉得廷杖棄而走長安督學使者高其義有父忠子孝之目虛次以待得補諸生是秋遂以錄遺領鄉薦王思質忤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訪則留飯腥蔬不過十盞或少益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鵝必去其首尾以雞首尾益之曰御史無食鵝例也

嘉靖改元白茅之役一治水正郎道經雙鳳以雙鳳在位諸公慢不出迎乃聽倣民言壩鹽鐵以通楊林且曰斷此流使雙鳳諸公閒坐幾年也未幾海鄉困於轉輸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十四

鎮以北田將荒民畜怨聚眾決壩州太守怒下令曰民不奉法罪及一二世家罰築壩如故王黃門聘者山東利津人以言事謫判州民喜曰吾曹得所主矣以其事控黃門曰利害前人更當有說民曰楊林以壩鹽鐵求通令鹽鐵成陸設他日通鹽鐵則又將壩楊林況今楊林沙塞如故不當咎鹽鐵黃門亟令決壩鹽鐵河復通周雲川怡貳泉州值倭變署府事調兵食得士心新守秦至少年任意不時給兵大譁公出麾立散遂罷守以怡代怡受業王大司馬思質弇州方幼與怡爾汝交狎攜靡不至思質忽延怡師席抗顏規謫亡所避弇州小

怠卽攝齊請去皇恐謝罪乃已後補永昌不復出

張采志云

按事載湧幢小品雲川名道光不識湧幢何以稱怡此

有古道二倅貳能卽代守平交受北面卽嚴師範可以

矣風周厚卿士鄉薦後入上公車成進士年五十六以主事

出視濟甯閘力持職守時相嵩聲勢赫奕不爲少假由

是謗言日起京師故人移書勸其模稜遠害謝曰吾年

老不能素餐以負朝廷竭忠禁奸吾職也忍首鼠爲自

全計耶持之益確

張東林士鏗性剛直有膽氣兄士銓爲郡掾吏士鏗從

相囚廉知一老僧坐盜窺白太守出之後游平湖中奇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十五

疾卒斃遇一僧一劑而甦訊之前所白老僧徒也是夕

振之生於家

嘉靖甲寅倭寇龔瑞周起鳳與張仲起振之同爲寇所

執令擔張擔龔不能忍語多嘯喑張指地曰此豈若死

所耶龔終恨恨然寇飲輒令歌張取所憶詩歌之語言

動止輒以身翼蔽龔一夕令漁張以蓆置池中奮手擊

水魚躍而上寇喜張又晚旁舍有釀方熟者取以飲賊

大醉遂與龔遁去其後龔偃蹇仕路終杞縣令歿不能

殮張經紀其事甚悉龔蓋孤憤人始教定州抗州守入

簾抗主試司大理抗理卿後令杞抗御史其故強直自

持

遂者張曰龔先生不能忍寇孰可忍乎

張仲起與王文肅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荊州傳至歲儉食纔五盃驚輟卷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歲食且五盃而史尙稱廉者乎文肅曰足下自挾藜苳腸而薄屠門禁嚮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耳張曰僕嘗夢渡海得符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荊州不難爲也子姑操券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苳腸亦有味乎否張後果爲二千石每食未嘗至五盃

張起潛采芹時學師某浙東人也以贄不中程予夏楚先生後爲處州推官至其家具禮見之師固盲閉目曰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十六

塵埃中若識狀元宰相人皆物色之矣先生屬令噓植之

明時以富民糧多者充糧長解糧多破家江南有顏料差歲輸一邑點上戶辦解謂之解頭其費須萬金又例點富戶充州總庫子禁子及里長買辦家立破有自經者凡官府公事及賓客往來無不取之民間張起潛先生陳其弊於郡守蔡國熙蔡後晉觀察題上江南七政始禁免先生沒後太倉士民以其事呈州詳院與兩衛官丁建專祠祀先生後爲儒學西金氏宅卽祠基地也朱彝尊詩話顧伯剛上疏起草鬼嘯近楊前詰旦鴉又

鳴戶上而直言不諱雖受廷咎未嘗畏縮伯剛論及黃冠答鴻山漸山詩有潮海空傳佛骨書之句是時金籙青詞猶未盛而徒薪曲突君子重其先幾焉

周錫云舊例民間一經水旱卽相率訴州縣又相率訴府訴撫按卽下令稽勘定災傷分數撫按必先事奏聞祈請蠲貸府州縣賢能官亦多爲民先事會計乞憐臺司吾嘗見方崑山豪上書撫按極剴切又嘗見林太守廷梈越撫按奏請葉侍御忠三奏請而後准行呂侍御光詢三乞天恩皆得蠲民租自甲辰乙巳連歲荒旱民間袖手待斃不敢見官府陳疾苦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十七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倭寇登南沙盤踞經年諸沙罹害者民施珽率兵力戰死之陣亡千人兩院裒珽義勇立祠太倉城南普濟寺右隅其後子孫不肖祠鬻他姓焉弇州集云吾州有王三翁者沙人也年一百六常住明上人燕人也年一百四今秋眉州劉大瓢來訪自言歷三丁丑年百二十一度其狀貌亦准百歲許人期以閏月之十二日會吾山園喜而賦詩有三老三百三十歲句

顧懋稱守桂林公暇輯家譜一書椒山楊繼盛爲之序曰歲丁未余得雋同年三百餘人獨東倉兩年兄差強

人意一爲元美王郎一爲懋稱顧郎懋稱又爲元美師
余三人者每聚首談時政輒感憤填膺欲歔泣下

唐儀鳳州鳳里人才而艱於遇撰鳴鳳傳奇表楊椒山
公等大節書成質之弇州弇州曰子填詞甚佳然謂出
自子則不傳自我乃傳吾非欲掠美正以成子之美
耳儀鳳許之弇州乃贈以白米四十石而刊爲己所編
然吾州皆知出自唐云

王弇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競爲
之名鳳州酒一時臘釀竟無人買王文肅公爲人書扇
問是張芝山白扇否張家扇幾滿天下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六

城中陸家牌樓思南瑚柱史坊也思南子孫貧不能自
給時瑯琊王氏方盛購是坊而改其額卽今父子兩臺
三世司馬坊時有陸某者思南之族人入城適見鑿是
額駭問之拂衣返終身不入城

徐樸號尋樂老人宋常熟教諭徐壽十二世孫也嘗置
義田千畝於直塘以贍族人後移居郡城復置役田千
畝助里中役

郁黔四子曰迷曰邈曰遇曰運黔以壽終邈謂迷曰吾
與兄稍得度日二弟貧父喪宜勉力毋及二弟以傷吾
父地下之靈芝山周子曰近世士大夫子弟此風僅見

於郁氏郁氏遺風本無他姓可及味芸劉子曰黔沙溪之良也

州庠生周一禎崑山人嘗見疑於州守廖如春會直指行部有投匿名書者廖疑周適行學黠吏遇周於尊經閣下白廖縛之周不屈廖乘醉榜掠無數竟一夕痛死崑庠張允中季春芳等冤訴當道時耿御史名定向世稱天臺先生判牘云州自有人故應理直於崑則爲鄉鄰之鬪何須被髮廖以城旦去而奪張季二人諸生耿後總南臺張始得復而季不逮矣人以鄉鄰之喻爲確蓋前輩之防要挾重法紀如此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十九

隆慶初海忠介瑞爲戶部主事以強諫忤上意怒不測張起潛方視通倉馳還上疏爭之嗣聞上意稍解遂焚疏或索視其稿曰吾豈爲名高哉君其問諸祝融

李坤元引病餘蕪筆云教官得主鄉試蓋不由朝命而聘於藩司者明初卽行之累朝相沿皆然嘉靖戊子辛卯兩科始各省俱京官主試此大學士張孚敬指癸巳夏言爲宗伯復奏罷之主試仍用教官至萬曆乙酉始盡更其制桑民懌三典文衡一浙江一雲南皆奉命爲主司惟湖廣則分校耳而張南郭民懌傳第三云分典省試凡三是何意輕教官而不攷前制之甚也

蘇松兵憲王公叔杲永嘉人善青烏術相吾州中巽方宜建鐘樓則文風振起秋榜必發解元旣而樓成公使擊鐘審聽云解元已不可得矣又使擊乃云五魁中尙有列名者是科萬厯丙子陸公起龍以禮經爲第四人後己卯陸公大成壬午王公士騏聯得解元戊子王公衡復冠順天四科三元卒副所期焉

萬厯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一夷船突至沙溝口鄉人驚竄官發兵擒獲船中十八人無兵械趺坐服色絕怪見人惟合掌稽首作啞啞聲殊不可辨解送兵備道譯云琉球人失風至此羈郡獄踰年琉球貢使至與驗明太倉州志

卷三十七

雜記上

三

帶回

太原王氏自文肅公後以春秋爲世學而其源出於潘

子祿

更名德元字子懋見選舉

子祿居崑山徙太倉精春秋中嘉靖

甲午鄉試一時治春秋者爭師之文肅其入室弟子

文肅之生也身冷無氣驚謂已死有鄰嫗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卧胞生吾能治之當活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耳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背百餘逾時噫下而醒方未誕前有羣爵萬數飛鳴集樓中故初名樓爵後改今名

王文肅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卒見白翦絨不覺

身入花閒卻不交一字文肅笑曰君興故不減吾乃贈與之嘗夏月科跣據地捉菊蝨鄰叟意花丁也頻呼不應直入蹴之曰叟愛菊耶亦贈與之又馬封君佚其名縉雲令眉父也善鼓琴文肅夜經直塘聞琴聲訪之遂結爲布衣交呼曰馬翁

王文肅終身無二色晚年呼二小鬟侍寢溫足及去世二鬟適人依然處子

程穆衡烏吟集云趙一令勤夫嘗自勵曰人雖貧可富於學雖賤可貴於品雖窮可通於道雖小可大於德雖死可生於義他所著述不傳傳此五語者其亦可以不朽矣一令凡夫兄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尤侗良齋雜說云吳人有語天下歇家王百穀山中驛吏趙凡夫相傳百穀家居申少師予告歸里車騎闐門賓客牆進兩家巷陌各不相下凡夫卜築寒山搜剔泉石又得卿子爲妻靈均爲子貴游麋至幾同朝市兩君可稱處士之特矣然題之曰歇家曰驛吏豈非陽秋之意乎

朝野見聞紀畧云太倉風俗純厚頗爲當事所稱崑山令陳令威最惡其邑俗之囂競嘗署州事謂人曰太倉與崑山相去止四十里而鄉紳以至小民皆懸如天淵

何也又兵備道高懸圃謂陳眉公曰州中鄉老皆無懷
葛天之民一出太倉風波即可畏矣蓋其時尙無厠足
門戶之人也

黃宗甫元勳致仕家居天啟甲子大水里人以荒冊報
知州陳如松勘驗至沙溪曰青青者殊無傷也焉得謂
災宗甫進曰草色遙看近卻無守曰謹領教遂准荒上
詳大憲

王昊當恕軒偶筆云徐公名憲卿少以禮經有名諸生
中初應鄉試夢神指一少年語之云此汝同年也覺猶
憶其面貌遍求不得至己酉歲識先君子於賓興席上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儼然夢中所見亟起握手曰兄今科捷矣弟亦當附驥
此弟二十年前夢兆也相與飲燕極歡而罷榜發果然
盛於斯世才本姓陸崑邑人幼育蘇郡盛氏盛業匠令
習之於斯甚恥家故鄰書肆澄江繆當時坐肆中閱書
於斯傍門泣繆審視之問爾得毋畏讀書乎曰吾正恨
不得讀書耳因呼其父問父告以故繆曰盍從吾游乎
遂挈之歸時繆操選政設塾長涇從者百餘已而登第
入翰林後疏觸璫罹禍其自敘年譜則以於斯爲及門
首後於斯隸州籍入泮舉孝廉知隨州

陸足吾文獻當璫燄時善弭覺以扶正類一爲侯啟東

在吏垣日彈客氏爲閹切齒陸代爲剖解恨稍釋一爲文湛持姚現聞文以勤政一疏忤閹削籍姚亦爲閹黨所構俱將被逮一夕駕帖至刑科故事駕帖下頒必刑科簽押乃行部時陸方掌科不肯押次早白閹曰江南重地近以周順昌故無端煽動今所逮文姚二子亦有虛名倘復搆讐誰執其咎閹懼竟寢其事

有道見漁者持一鼈三足買歸令婦烹既熟婦偶不食坐門外久之入視失夫餘髮一縷在地衣服冠履如蛻怖而號里中意婦殺夫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廷宣疑其獄召漁者令捕三足鼈限數日獻卽召婦如前魚出重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囚食食畢不及獄門亦立蛻乃原婦罪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注云今陽

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是物世宜有但人食而蛻舊傳未見

張受先舉丁卯鄉試當樹綽楔木有八字孔曰是大類

鼻孔吳下鼻頭最壞事

俗稱豪奴爲鼻頭

其鋸而去之匠有難

色受先日卽不去鼻宜向內或不至出外生事耳故受

先綽楔木八字孔獨向內

鳳里志云顧潛川事父至孝暑月父病滯下搜便親除

不命僮僕時州徵舊賦急有二胥以追呼至見其狀嗟

歎遽去詰朝載瓜果以饋而自辭於官其感人如此

海濱一女奴爲其主囊金珠數十事遞所親道中投廁

懸壁竟去一男子收之俟道旁女奴號泣至男子舉囊與之越數年女奴嫁婁江之張涇口男子適來問津女奴望見亟呼曰此往時活我男子泣留欸入不果渡中流舟覆溺死過半男子獨免

婁江自蘇郡東行入境至凝碧橋南折環城而東曰張涇舊時涇口風濤險阻舟行時覆溺故以包涇爲裏河由半涇達劉家港約數里許土人於八月十八日聚張涇口看潮大南門外張涇關之得名以此至南鹽鐵以東乃稱劉家河今人但以婁江南折而東爲劉家河而張涇口之名幾不著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五

魏良輔居南關善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張采志誤川爲叶金鴻志作葉包郎郎之屬爭師事

惟肖而良輔自謂不如過百戶雲適有得必往請過稱

善乃行崑山梁伯龍效之作江東白苧浣紗諸曲譜行

世天下謂之崑腔張進士新乃取良輔校本偕趙瞻雲

王書城瑞國贈曲師蘇崑生序云趙瞻雲良輔弟子太原文肅公之客吾先君子之老友也先君子亦精此事每歎瞻雲亡後廣雷敷民輩傳板度節又號南碼頭曲

斯友堂日記云吾婁有張野堂者王文肅門下客善三

絃其聲疏宕而有節州人多從學纖微謬誤必訶責詰

正而後已後土風漸靡而聲音亦遂移學絃者十室而

九聲極哀怨予聞之歎曰此所謂亡國之音耶後有張三者善變新聲以斷接頓挫險僻鬼怪爲妙予曰兵氣成矣此殺聲也未五六年而大亂

顧中鄉云趙樽瓠自新確庵師也入復社而確庵堅不肯往師弟不欲苟同前輩立志如此桴亭亦樽瓠弟子而不入社與確庵同又可見二人交友之信

黃子羽翼聖狀如婦人好女嘗攜妻王登莫釐峰遊天台度石橋巾車道裝宛然神仙中人後爲新都縣令城守之日乃矯厲卓犖爲奇男子王亦慷慨致死親爲子羽畫死守策率婢媪蒼頭周呼淬厲躬爲爨以食守者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五

城得全抑亦可謂奇女子也王編修衡之女陳咸濟寓法輪寺著明史稿後爲族姪仁錫取去刊皇明世法錄多取裁於此

復社紀略云吳江令楚人熊魚山開元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致邑館巨室吳氏沈氏諸弟子俱從之游於是爲尹山大會茗雪之間名彥畢至未幾臭味翕集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致者是時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拈天如乃合

諸社爲一而爲之立規條定程課曰自士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僧目幾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庶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爲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從匪彝毋讀非聖賢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旣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於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爲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天如於是哀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爲國表受先作序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牆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云

又云吳偉業以溥門人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以溥尙在京師不及親炙相率過婁造廷陳幣南面設位四叩定師弟禮謂之遙拜浼掌籍者登名社錄而去比溥告假歸途中鷁首所至挾策者無虛日及抵里四遠學徒雲集癸酉春溥約社長爲虎邱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如織游人聚觀無不詫歎以爲三百年未嘗有也其時與會者爭以復

社命名列諸牌額武林茗雪之閒爲澤國士大夫家備
餘艋懸燈皆顏復社一人用之戚里交相借託幾徧郡
邑久之泖湖羣盜多竊效之官司捕獲當事頗以此爲
詬天如病之立請禁止而不能而謗讟興矣

又云復社聲氣徧天下溥獎進門弟子不遺餘力每歲
科兩試有公薦有轉薦有獨薦公薦者某案領批某科
副榜某院某道觀風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列次則門
第某係某公子某公弟甚至某公孫某公壻某公甥更
次則門牆某等天如門下某等受先門下轉薦者江西
學臣王應華視薦牘發案撫州三學諸生鼓譟生員黜

革應華奪官自後學臣相戒不受竿牘三吳社長更開
別徑令京師權要專札投遞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
學憲牒文直書仰提學當堂開拆名爲公文實私牘也
獨薦者公薦雖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又投專劄
爾時有張浦許三生卷已經黜落專札投進督學倪元
珙發三卷於蘇松道馮元颺達社長另換膽進仍列高
等於是局外者值歲科兩試輒私擬等第名數及榜發
十不失一二所以爲子弟者爭欲入社爲父兄者亦莫
不樂其子弟入社迨至附麗者久應求日廣才儁有文
倜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躁進逐臭慕羶之徒

亦多竄入於其中矣

顧麟士夢磨為人介特東陽張公國維撫吳延傅其子筆硯外絕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罪當死以黃金百鎰來謁俾言於張公以求免麟士謝去而心終憐之日為損一飯張公察其意若有甚戚者請其故麟士具言之公乃末減犯法者罪

顧麟士與陳確庵同主毛子晉家以確庵尊人壽同人會燕湖上行酒立麟士監而誤者再麟士徐起引巨觴自罰曰官不稱職乃乞休君子難進易退有如此酒四座聞之皆大噱確庵曰此雖諧謔亦可以觀先生矣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吳梅村云余初第時不知詩而多求贈者因轉乞吾師西銘西銘一日漫題云半夜挑燈夢伏羲異而問之西

銘曰爾不知詩何用索解因退而講聲韻之學

按王世貞寶劍

歌序云余十五時目不知詩會經師駱先生為人作寶劍歌以漢字命韻子應聲曰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大激賞謂子他日必以詩名予謝不敏又三載舉應天試將計偕有鬻刀者因據舊語補之存故事耳二公皆蓋代詞宗輒喜自道其初哉事如此亦以示後學撫謙之義云

化治閒姜參政昂廉號姜麥粥狄縣令雲漢致仕歸時

斷炊家人進食曰清官喫麥粥嘉靖中龔瑞周自杞縣

罷歸亦有麥粥之號

竝見張采志

而織簾居集曰受先書云

某居為姜恆頰先生故宅姜宦歸喫麥粥人呼姜麥粥

今某以麥粥爲上膳家人食有不可言者時崇禎壬午歲大饑故云然南郭宰臨川亦潔者又一張麥粥矣麥粥之能傳人如是

崇禎十四年歲大禘官紳會議救荒策張受先磨糶作餅置袍袖中日晡眾飢久議不決將散去受先出餅各遺一枚啖之曰民命呼吸今日當速竟其議其念亟桑梓如此

陳確庵日記云城市便於平糶不便於稱貸常平是救城市法鄉村便於稱貸不便於平糶社倉是救鄉村法受先素以搏擊豪強爲名於衙蠹門役虎而翼者尤繩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束不少貸黨中有陶千斤數人尤桀黠受先屢以法中之積怨無所逞先是受先與當事謀祖常平社倉遺意出納收息以活貧民司倉者不無染指羣小借此以誣受先會王師初渡江里中亂民閔起五月十七日受先方卧起忽有數人求白事受先出不意短衫禿巾迎之數人者仰謂曰有大案未了可至州辨狀卽牽之走甫出門以兩木夾之行自南關外至州治前慘毒備至又擁至城隍廟鐵石竝下受先已垂絕又懼其甦也用利錐自耳旁及腰腹下錐入數寸汲井水沃之繫索於頂曳地而走頭擊地有聲至演武場作坎埋之復欲持鋤

斷其首旁有不平者呵之乃止數人者氣盡各散去一沙彌過之探鼻微息乃毀寺中綽楔與好義者昇歸其第得更生扁舟亡去閱一月而此事微聞於上臺移檄至州浦君舒牽爲首二人斬於市人人稱快金鴻志云南郭先生之被毆也勢無不死矣而竟不死聞先生初第時夢神以乾坤正氣鉅榜賜之及被禍所昇匾額字如其夢豈非天哉先生於吾婁以名節自持所爲活人事無算里中有冤輒執辦香詣其第求質成凡諸良善仰之若父母而卒受禍之酷如此自此吾鄉諸搢紳搖手相戒不敢以是非爲任士氣之不振所由來久矣先是江右艾南英薄游吳中遺書規之曰古之聖賢莫不廉於持已勇者於任事然亦有廉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先事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皋先生者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奴時從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從而實之應且憎矣故南皋先生之謗不少及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皋先生之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其講學弟子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其熱腸受謗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已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者知人之明先事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老父母爲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爲臨川若有欲爲老父母所爲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怨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也王志云語曰繳繳易汗曉曉易缺先生立身太峻任事太切卒以義倉事橫被謗誣身罹毒虐千子之言豈非不幸而中歟

張受先幼受業於兄士魯兄卒撫其子于積于樹如已子後避讎于積從大兵渡江受先投於河于積救之得免而于積反溺死及江南定于樹訟冤帥府執巨猾二

人正法

鶴市潘伯偉曾遇星家算其某年月日必死至明季寇氛逼潘避難過一小橋便欲抽去會見後面呼號甚眾潘俟其過盡抽之而一騎追至隔岸射潘中三矢徐取去鏃得不死及某月日夜夢人語曰汝有陰德可延算後至八十餘而卒

明末海上奴僕乘機執主索投身契勢洶洶邑人王璣謂余備兵茲土奴輩不靖余責也出偏師鎮之保全無慮數千家

婁族極重主僕一爲人奴累世不能脫籍有富厚者卽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以多金贖之然里中終不屑與周旋也鼎革之際奴之黠者乘亂創爲索契之說自城中及諸鎮各村在在蜂起聚眾千百擁至主家立索身契主人捧契以待稍或後時焚殺劫掠無所不至卽平日受恩最深者至此亦虎狼矣城中首事者爲俞伯祥故王氏家奴一呼響應世家巨族惴惴懼不測會浦君舒等捧伯祥父子斬於市而巡撫吳某至州復斬一人以徇事始定

庠生王瀚當甲申之變作詩謝文廟云忝列諸生踐極年義應君父死生連薄言草莽無官績敢卸衣冠哭聖前讀罷捲堂羞國士身同左袒幸敷天孤蹤願謝宮牆

餼甘作山農種石田素心多載想盧能獨係高堂久未曾國事一朝淪鼎沸浮名何惜付層冰聊將毀服存吾義從此棲禪學老僧拭取青山無累眼好清世事理禪燈遂入山爲僧

程穆衡婁東耆舊傳云義陽王名朝墀周藩之族封開封者開封破流離至吳江崇禎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居州乙酉三月始至孑然夫婦耳州人居爲奇貨迎住察院屬爲請託橐稍充矣然未能以王力脅眾姓而償所費也則謀給其資忱以兵至迫之逃維舟西關外反導從北關出委之去王獨訪至舟則物一空矣悟而慟適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海上來迎遂私遷崇明縣攝兵於施翹河後泛舟至舟山不知所終墀字有形無字明制諸藩生子皆於禮部請名官吏索賅無已別製怪文非字寓姍侮云

州乘備採云福王定位南都廷臣首理從逆諸臣以六等定罪而吾州孫以敬獨遺以敬曾降賊爲僞刑政府從事後得脫歸州教諭文祖堯延衿袍講學大明君臣之義眾悚然以討從賊請羣至以敬家限三日速去訴之州告之直指同袍趙自新具疏王瑞國作呈札陳瑚作黏單作公啟庠士郎星緯作檄焉

王家楨見聞雜錄云乙酉五月十二日清兵渡江之信

始傳至沙溪里有桀黠者數人收集黨羽名烏龍會各執兵刃裝束如天神鳴鑼吶喊行街市中民驚惶怖伏竟夜不得安枕翼日卽與諸大姓要金帛名曰兵餉不應卽以危言相撼聲言某日欲劫某姓至二十日而龔誠宇之變作誠宇者以積貯起家適烏龍會中醵金爲餉誠宇堅不肯無賴數百人密圍其前後踰垣入捲其室一空閏六月初旬州守徐公握篆視事浦君舒承札爲副總戎聲言欲捕之於是各挈妻子遁而城中剃髮之變又作諸無賴又張甚陳堯夫至沙溪妄立帥府呂茂成名之模州諸生跳入其中與顧慎卿陳堯夫鼎足稱雄當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是時烏龍會中各以倡義爲名而陰爲劫掠七月三十日大兵下鄉茂成方飄巾長袖招搖過市大兵執之傲然曰吾呂茂成也卽褫其衣反縛於柱先抉其目次割其勢及胸至臍而死

又云閏六月十三日有剃髮之說時統兵官張姓者請各鄉紳會議民間竊竊偶語諸紳會議出各掩涕是日午後禁閉各城門不論軍民一概淨髮民洶洶思變街巷間相視以目次早訛傳郡城因剃頭各持挺相擊大兵幾盡李侍郎被殺於是烏龍會中倡鄉兵會勦之說聚眾一二千人以白布纏頭旣無紀律又不曉擊刺晚

薄城而營次早掠民間乾麵幾石至淮雲寺作餅忽礮響一聲兵三千人開小北門殺出大北門又千騎殺出兩相要截無不喪魄狂走其殿後及食餅者皆被殺是晚哭聲滿街民情大懼七月初五日聞嘉邑已破屠戮無遺自削髮之後有髮者不得入城削髮者不得下鄉城鄉爲之蔽塞會城兵西去鄉兵復起楊林一帶兵最多沙溪繼之凡湖川塘以北削髮者卽舉火焚之其削髮者領兵衝出亦四路舉火見男女卽殺楊林塘一望蕭條禾麻遍野無人收拾如是者一月而陳堯夫者向爲烏龍會魁至是捏一總兵名色持牌至沙溪謬稱大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兵十萬閱幾日果糾合一二千人卽烏龍會中人獲一削髮者堯夫以酒勞之使持牌入城云有精兵六萬約日索戰時李成棟方統馬兵七百悍兵三千疾驅而下陳堯夫黨抱頭星散兵馬已各處衝至方數十里殺人如麻兵至璜涇殺人更慘於沙溪八月初二日兵至直塘鎮殺人僅百至任陽殺人以千計旣擬至沿海一帶因欲赴雲間有令箭追提以故得免二十八日汪都督之步兵自常熟來九月十四日郡中馬兵亦到十五日水陸竝發先至岳王市殺傷畧見至茜涇而張素庵之兵伏焉素庵本婁人爲指揮張氏家奴束髮事戎行爲

河北總兵領兵數千戰艘百餘汪兵至茜涇卽與遇川兵素驍勇欲與議和不可得乃爲死戰計以步兵居前騎兵居後步兵奮身入其隊其長鎗不得用因以騎衝之遂潰殺三十餘人是役本持三日糧欲埽通沿海一帶猝遇勁兵汪帥素懦弱僅勝而回卽以勁敵稟吳撫臺 畚按野老遺聞云提督吳勝兆破川兵於太倉之茜涇里疑卽此吳勝兆官提督非巡撫也 吳以二十日至州馬步兵以二萬計二十五日發兵張素庵之兵適亦來攻中途猝遇勢不支遂東折入劉河吳四面圍之張與吳舊識乃自縛詣軍門吳卽釋縛與之杯酒談心駐師凡三日而六尺花蒲一帶亦皆以游兵畧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定二十八日凱旋入城而顧三麻子復據劉河以叛顧本海盜前任兵憲程响招撫之弘光時統水師京口至是復擁海艘百餘往來諸沙閒素庵旣敗三麻子疾驅入劉河爲倔强計吳速發兵討之三麻子復跳而入海又云陸子馮名京以素封起家爲諸生不得意棄去游太學屬崇禎帝晏駕弘光當壁馬相用事有西園買爵之風諸以賄進者竟起家至二千石子馮心艷之捐金千餘得爲翰林待詔擁黃蓋從鹵簿書大字名帖游行里中旣因兵警歸而大兵渡江會削髮令下時諸搢紳在城者皆俛首受剃又各捐餉百餘石爲軍資子馮以

菟裘在鄉得免城中有密戚招之云急宜薙髮爲入城計兼參諸上臺爲異日進身階而百石之助亦當從諸搢紳後子馮急去髮取米百石駕舟入城旣晤諸上臺以好言慰之啗以美爵更使其入鄉諭諸民毋戀髮以干大戮子馮揚帆速返棹去城數里天色黑至戴家橋月漸皎是時頑民蜂起見一淨髮者必殺乃已子馮一舟宕漾諸頑民矚舟中皆淨髮一閩羣起盡取舟中人殺之子馮叩首許以千金贖竟不得免一時同舟者座上客八人而家人一二亦與焉惟一舟子越水而逃得免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又云沙溪鎮之宿重兵自乙未始也先是一游擊防汛自袁公以副總戎至而兵勢益鴟張矣袁旣被里人訐去繼之者張公大治張以遼左世家從龍先爲沂州總帥以事左轉黃州副閫復以姪督撫楚中例應迴避再調嶺北又調至沙溪甫至兵艘銜尾連接百餘人人股栗州官封徐氏宅建牙頗能戢御兵弁居半載以大總戎升崇明繼之者王公光前卽張公姪壻也向爲右協副閫鎮黃浦調防沙溪未半載朝命蘇宜兩大人按行海上以爲七鴉口僅溝水耳何煩一副總戎鎮其內撤去之而以王公調防上海凡水師戰艦悉歸上海而沙

溪一帶民始就枕無侵掠矣

王介福字受茲由恩例得官至海防道乙酉大兵南下或諷之曰婁東汝故土若以戶籍獻鄉里可保也受茲如言詐稱使者婁民迎入視事括民間金三千及輿地籍以獻當事者怒其僞持檄苛斂民財提掌州事王某及州十八鋪里正相質對受茲以賄上下得不死而王某幾不免賴百姓號呼乃得釋

順治乙酉六月十三日周荃奉命安撫太倉荃郡人居虎邱原任蕪湖船政通判至州坐堂諭百姓民皆香燭結綵門書順民字繼往嘉定復來任至十九日去招浦

太倉州志

卷二十七

雜記上

三

嶧等出兵保桑梓嶧善武藝豫王任以副總兵銜禦勦有功殺叛奴爲首者殺毒紳之首惡陶二張明宇等州賴以安

吾婁王明先者雲間夏瑗公門下士也瑗公殉節死有子名完淳字存古年方典謁天才俊發時時慷慨悲歌會以吳勝兆事牽連下獄明先往探之存古泣謂曰一死無恨惟室中婦方姪今以累君明先領之潛走雲間伺其媿潛抱以歸而明先以他事敗其友徐方平復抱

以歸

畚按方平名耀瑛庠生爲南太僕卿泰掖先生之孫東海家譜方平公傳雖云以南糧事傾家而復

有臧獲告許云云疑卽此事

存古死此子卒賴兩人以全

周澄庵式篤行君子也舉孝廉聞趙我完以海案牽連將逮鞫省中式先往值引趙者甫至亟詣其所詢之曰爾識趙公否其人曰實不識也式曰不識何爲引之徒累趙公爾終不免何如從我脫之其人唯唯徐云我固死誰爲我殮式許諾比就鞫遂反前詞趙得釋其人死式捐金殮之而終不令趙知其事